

严 复 传

王 棫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严 复 传

王 棫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625 字数 95,000

1975年2月第1版 1976年8月新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1171·195 定价: 0.26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海军生涯(1866—1894年)	(1)
一 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	(1)
二 留学英国	(6)
三 北洋水师学堂校长	(10)
第二章 维新运动中,成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 (1895—1898年)	(15)
一 维新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	(15)
二 严复提出反对君主专制的鲜明的民主思想	(21)
三 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	(34)
四 《天演论》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	(40)
五 在维新运动中的实际活动	(46)
第三章 严复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	(57)
一 严复政治理论的基础——进化论及庸俗进化论	(57)
二 严复的哲学思想——机械唯物论	(62)
三 严复对于儒法两家思想的态度	(75)
第四章 从进步转到保守(1899—1911年)	(92)
一 私人生活的不安定	(92)
二 专心译著工作	(98)
三 这时期译著的主要思想内容	(106)
四 在革命形势发展中,逐渐成为一个保守人物	(115)
第五章 顽固反动的痼疾老人(1912—1921年)	(124)
一 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的表现	(124)
二 提倡尊孔,反对五四运动	(132)
三 衰病及死	(135)

第一章 海军生涯

(1866—1894年)

一 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

1866年(同治五年)的冬天,福州一个刚创办的海军学堂招生,闽广一带许多孩子都去投考。这些孩子都不是大地主、达官贵人家的阔少爷,因为当时阔少爷们都要走科举“正途”,要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,平步而至公卿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猎取功名富贵的捷径,才能尽快在封建政府中掌握大权。只有家道比较困难的人家,才送子弟上这种海军学堂。这虽非“正途”出身,但能解决一些经济问题。根据学堂的章程:凡录取的学生,伙食费全免,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,贴补家庭费用;三个月考试一次,成绩列一等的,可领赏银十元。五年毕业后,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,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优给薪水。^①

揭榜了,考取第一名的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,名叫严宗光。他生于1854年,^②是福州本地人。就当时的籍贯来说,他是侯官县人。他的父亲振先,继承父业,是乡里间的一位普

^① 左宗棠《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》,见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三。

^② 严复生于咸丰三年十二月,公元为1854年1月。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,同治五年,他是十四岁。

通医生，母亲是一个普通人家即所谓“布衣”的女儿。虽然祖父曾中过举人，并在一个县里做过小官（训导），祖父和父亲的医生收入可能也不错，但总不能算是出身大地主、达官贵人的家庭。不幸，父亲就在这一年的六月里死了，家里剩下母亲、两个妹妹和他自己，一共四口人，一家生计就只能靠母亲作女红来维持。

“我生十四龄，阿父即见背。家贫有质（押当的）券，贖钱（亲友助丧的钱）不充债（不能抵偿债务）。……慈母于此时，十指作耕耒（依靠两手十指的女红收入维持生活）。上掩先人骨，下养儿女大。富贫生死间，饱阅亲知态。门户支已难，往往遭无赖。五更寡妇哭，闻者隳（毁）心肺”。^①



1870年的福州船厂

^① 见《榆壁堂诗集》下卷，页一〇，“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”。又参考严璩（严复长子）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；陈宝琛《清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》，及王允甫《侯官严先生行状》（以上二文载闽尔昌《碑传集补》卷末）。

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去投考这个海军学堂的。因为文章做得好些，就考上了第一名。

这个孩子严宗光，就是这本书里所要说的严复^①。这个海军学堂，就是福州船厂所附设的船政学堂。福州船厂原是当时湘系军阀左宗棠创办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都是当时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刽子手。他们的双手，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。太平天国革命将失败时，他们就进一步勾结外国侵略者，举办“洋务”事业。他们为要加强陆军的力量，就办了新式兵工厂，如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。他们为要加强水师的力量，又开办了新式造船厂，福州船厂便是其中的一个。此外，他们还陆续创办了轮船局、矿务局、电报局及各种洋务学堂等。这种洋务事业的根本目的，在于吸取外国侵略者的军事设备技术，来加强对于人民的镇压。

福州船厂是1866年（同治五年）创办的。在这以前两年，1864年（同治三年），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（南京）被清军攻破。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，被迫退到江西一带，清政府派左宗棠追击，太平军被迫又退到福建、广东，最后失败。这是1866年（同治五年）的春天。左宗棠得到清政府的奖赏，升任闽浙总督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在福州的马尾地方创办了这个船厂。但没有几个月，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，船厂的工作，就交给了洋务派的另一个人物沈葆楨。

这个厂的主要目的，固然在制造兵轮，但另有一个目的，

^① 严复别名很多，最初名传初，乳名体乾，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，字又陵，登仕籍后又改名复，字几道，晚号病叟老人，别号尊疑、尺盒，辅自然斋主人、观我生室主人。参见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，陈宝琛《严君墓志铭》，王蘧常《严几道年谱》等。

就是要培养人才——适应“洋务”需要的人才。所以于船厂之中，又附设船政学堂(原名求是堂艺局)。所要培养的人才分两种：第一种是造船的，希望他们做“良工”；第二种是驭船的，希望他们做“良将”。我们知道，左宗棠在浙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，与法国侵略军勾结得最密切，所以这时厂中也用了较多的法国“客卿”。左宗棠认为，当时造船的学问，以法国为最好，所以学造船的，必须读法文及法文书中的造船学问；驭船的学问，以英国为最好，所以学驭船的，必须读英文及英文书中的驭船学问。法文班称前学堂，英文班称后学堂；^①严复进的是后学堂，学习英文与驭船术。

考试录取后的第二年，严复到船政学堂读书，这时他才十五岁。^②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到十九岁毕业止，他一共读了五年。五年中所读的功课有“英文、算术、几何、代数、解析几何、割锥、平三角、弧三角、代积微、动静重学、水重学、电磁学、光学、音学、热学、化学、地质学、天文学、航海学”^③等等，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新学问。虽然在这个学堂里，也读“圣谕广训、孝经，兼习论策，以明文理”，但主要的是接受新式的海军知识与训练。这与当时一般读书人所受的传统封建教育完全两样，与严复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也全不相同，因为他从七岁起，就一直跟着“邑中宿儒”及拔贡生们读四书五经。

关于严复这五年的学生生活，我们找不到别的材料，只找到他自己五十年后一段简短的回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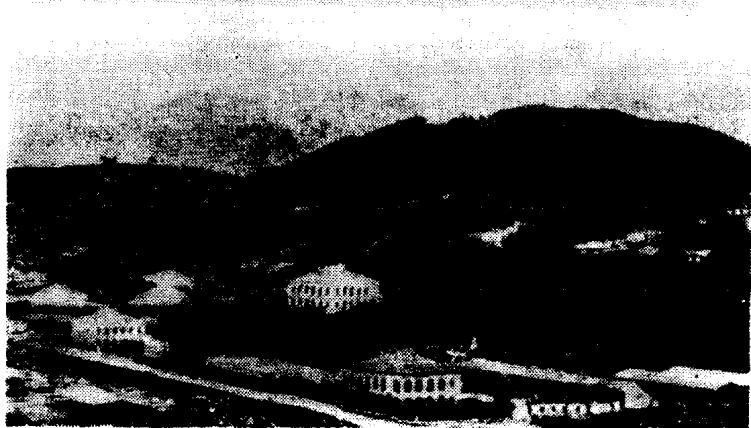
^① 沈葆楨《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》，见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九。

^② 据《船政奏议汇编》，学堂定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(1867年1月6日)开课，时严复应为十四岁；但严璣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及池仲祐《海军大事记》中严复所作“弁言”，则云十五岁始入学堂读书，今从后说。

^③ 严璣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。

“不佞年十有五，则应募为海军生，当是时，马江船局司空草创未就，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，同学仅百人，学旁行书算其中，晨夜伊毗之声，与梵呗相答，……回首前尘，塔影山光，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，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。”^①

严复十九岁毕业，大考成绩为最优等，毕业后就到军舰上实习。先派在“建威”船上，曾南至新加坡、槟榔屿等地，北至渤海湾、辽东湾等地。第二年，福州船厂自制“扬武”等五艘兵船成，又改派在“扬武”舰上，“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”。这时，“日本亦始创海军，‘扬武’至长崎、横滨各地，聚观者至数万人。”过了两年，1874年（同治十三年），日本、美国互相勾结侵略中国的台湾，严复曾随沈葆楨到台湾，“测量台东各海口，并调查当时军事情形，计月余日而竣事”。^②他这样在军舰上实



船 政 学 堂

① 池仲祐《海军大事记》中严复所作“弁言”。

② 见池仲祐《海军大事记》，及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。

习和工作了五年，就被派遣到英国留学去了。

二 留学英国

严复于1877年(光绪三年)到英国留学，^① 1879年(光绪五年)返国，在英国只有两年多的岁月。时间虽短，但这件事对他一生思想的发展，关系却很重大。我们可以相信，严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，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根苗。

清政府曾于1872年(同治十一年)开始遣派一批学生到美国留学，每年三十名，四年中共派去一百二十名。这批学生中，后来有成为著名工程师的，如詹天佑；也有成为著名政客官僚的，如梁敦彦、唐绍仪、伍廷芳。至于严复，则是清政府所遣派的第二批留学生。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福州船厂出来的，他们不到美国而到欧洲；回国以后，他们也都在海军方面工作。甲午战争中几艘主要军舰的管带(舰长)，如刘步蟾、林泰曾、方伯谦、林永升、叶祖珪等，都是这次与严复同批出国留学的。

船政学堂本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，后来李鸿章、沈葆楨们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，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持这个局面，主张将从前已经毕业的学生，选送到外国去深造。^②

^① 严复赴英求学之年，记载颇有不同。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说是光绪元年(1875年)，王允哲《侯官严先生行状》同；陈宝琛《严君墓志铭》则说是光绪二年，其实都是错的。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一四的一个折上说，二月十七日严复等赴香港。另卷一五，吴赞诚《遵旨赴台并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折》上说，他们于三月抵欧(公历当在四五月间)。可见赴欧日期，当在光绪三年，而不在光绪元年或二年。

^② 沈葆楨《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》(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)，见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九。

但因经费没有着落，迟迟未派。直至1877年3月（光绪三年二月），才正式遣派监督及办事员，带同学生等共三十余人出国。^①

这群人于四五月间到欧洲，大家分头学习。凡是前学堂毕业的，都到法国去；凡是后学堂毕业的，都到英国去。严复自然分配到英国。根据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材料，严复先往抱士穆德（Portsmouth）肄业，后来又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（Greenwich Naval College），中间曾赴法国游历一次。严复在学校念完高等算学、化学、物理、海军战术、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，“考课屡列优等”。^②

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注意一点：与严复一同到英国学海军驾驶术，预备他日做“良将”的十二名留学生中，除刘步蟾、林泰曾二人不知如何学习外，其余的人，都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军舰上实习。有的到了英国，就到军舰上实习；有的先进学校，后到军舰。只有严复一人，没有到军舰上实习过。严复在英国两年多的光阴，都在学校里。除读书外，还接触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。这对严复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他当时已不愿以“良将”自限了。事实上，他这时候已不

^① 吴赞诚《学生出洋起程日期折》（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），见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一四，载有这三十多人的详细名单。折中说：“华监督道员李凤苞，暨洋监督日意格（法人）于二月十七日带同随员马建忠，文案陈季同，翻译罗丰禄，制造学生郑清廉、罗璋禄、李寿田、吴德章、梁炳年、陈林璋、池员铨、杨廉臣、林日章、张金生、林怡游、林庆昇，艺徒裘国安、陈可会、郭瑞珪、刘懋勋，驾驶学生刘步蟾、林泰曾、蒋超英、方伯谦、严宗光（即严复）、何心川、林永升、叶祖珪、萨镇冰、黄建勋、江懋祉、林颖启等，乘坐本厂‘济安’轮船开赴香港。”（据严复侄孙严群先生说，罗丰禄不是翻译，仍是学生，严罗两家是亲戚，所知或较确。）

^②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黎兆棠折，见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一八；严璠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，及陈宝琛《严君墓志铭》。

相信洋务派所标榜的练兵自强的说法，而在摸索、研究可使中国复兴的道路。

例如，他曾到过英国法庭，“观其听狱，归邸数日，如有所失”，认为这就是“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”^①的原因。^②他看不到英国资产阶级司法的阶级实质，欣赏英国有“辩护之律师，有公听之助理”，因而认为，“抵瑕蹈隙，曲证旁搜，盖数听之余，其狱之情，靡不得者”。既然有这种办法制度，自然“公理日伸”^③了。又如他看不到英国城市中的贫民窟，却欣赏资产阶级的居住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认为“莫不极治缮葺完”，而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，则完全两样。他就问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觉得关键就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。因为专制政治是不许“民”参加政治的。严复所说的“民”，主要是指资产阶级。严复说：“谋国者以钤制其民之私便，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，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，视此如传舍之人，使主其地”，自然上下不一心，政治办不好。而西洋呢，因为有“议院代表之制，地方自治之规”，所以能“和同为治”，“合亿兆之私以为公”。这样，严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，认为中国的人民，都是“苦力”，而西洋的人民，都是“爱国者”^④，“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，断断无胜理也”。

我们知道：严复到英国留学的时候，是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，这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全盛的时代，资本主义的经济、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，仍然能够引起当时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出来而一旦身经其境、目击其情的青年人，看不

① “严译名著丛刊”《法意》卷一一，页八。

② 见《严几道文钞》，页八六。

③ 同上书，页八四。

见它的黑暗，而表示其倾慕服膺之诚。

再者，当时英国还是资本主义思想最发达的地方，而与英国一水之隔的法国，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。我们可以想象到，严复所最倾心的、以后常常在著作中提到他们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的，如亚当斯密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边沁、穆勒、达尔文、赫胥黎、斯宾塞等人，不管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，在当时，严复大概都已开始阅读他们的著作，或甚至在孜孜钻研了。至少，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字及其重要著作，必定耳闻已熟了。

但在这些思想家中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。当严复留学英国之时，正是达尔文的《物种原始》出版二十年之后。达尔文进化论的出世，自然是对生物科学的一个极大贡献，但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，却利用了达尔文学说中的某些弱点，将进化论应用到社会方面来。说社会的发展与生物一样，都是种族竞争，并且“代趋微异”——这就是说，强者侵略弱者是合理的，并且只有渐变，没有突变，只有量变，没有质变，只有点滴的改良，而不能有彻底的革命。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庸俗进化论，来宣传殖民主义和改良主义，来维护资本主义的永存。而严复当时既接受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的进化论，也接受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反动的庸俗进化论。这样，他不仅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的社会，并且相信只有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，才能达到这个理想。

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及社会学说的研究和知识，和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，曾引起当时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。郭嵩焘是一向自命为了解世界大势的洋务派人物，但对于严复却“引为忘年交”。星期假日，严复

常到使馆与他“论析中西学术异同，穷日夕勿休”。后来，郭嵩焘还写信给他的朋友说：“出使兹邦，惟严君能胜其任。如某者不识西文，不知世界大势，何足以当此。”可见严复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及其文化思想，已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。

严复在英国留学时，正是马克思长期侨居英国的时候，马克思的不朽著作《资本论》，也已出版十多年了。但这一位巨人与这一部巨著，对于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这一青年，却并未发生丝毫影响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。严复的出身虽然不富裕，但他却是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向上爬的。长期以来，他接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，这就形成了他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相混杂的世界观。到英国以后，他当然看不起无产阶级，听不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。以后，他接受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，逐步变成一个代表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。

三 北洋水师学堂校长

1879年6月(光绪五年五月)，严复留学毕业。那时福州船政学堂需要教师，于是就回国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(教师)。^①

第二年，1880年(光绪六年)，李鸿章在天津另外创办了一个海军学校——北洋水师学堂，调严复去任总教习(教务

^① 《船政奏议汇编》卷一八，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折上说：“五年六月，(船政大臣)吴赞成以工次教习需才调回(严宗光)充当教习。”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亦说充教习；王允皙《侯官严先生行状》，则说是总教习。

长)。^①自此,严复就在这里任事二十年,直到1900年(光绪二十六年)义和团运动发生,才脱离这个学校。

就私人关系论,在洋务派的几个头子中,严复与沈葆楨的关系最密。因为福州船厂是左宗棠、沈葆楨所创办的;也因为沈葆楨的激赏,严复才成为船政学堂第一届的第一名录取生;也因为沈葆楨与李鸿章的会奏,严复这一批人才到欧洲留学去。光绪初年,沈葆楨势力很大,他凭借两江总督的地位,努力扩充南洋海军,寢寢乎有与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分庭抗礼之势。就这个形势发展下去,严复及一部分船政学堂的留欧学生,是会被罗致在沈葆楨的势力之下的;可是严复刚刚回国不到几个月,1879年(光绪五年)冬沈葆楨就死了,^②全部海军势力就逐渐集中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掌握中。严复也就在这种形势下,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。

北洋水师学堂与福州船政学堂略有不同。福州船政学堂是造船与驾驶两科并重的,北洋水师学堂虽亦分驾驶、管轮(或称轮机)二科,但是一个较纯粹的海军学校。^③北洋水师学堂设在天津城东八里机器制造局的旁边,校舍很不错,“堂室宏敞整齐,不下一百余椽。楼台掩映,花木参差,藏修游息

① 此据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,又张佩纶《涧于日记》亦有关于此事的记载:“庚辰(光绪六年,即1800年)三月十一日……夜,合肥(李鸿章)来话,询及水师将才。现在‘镇东’、‘镇西’、‘镇南’、‘镇北’四船统带,曰邱宝仁,曰邓世昌,曰刘步蟾,曰林泰曾,以刘为最优。丁雨生(日昌)论:张成近执,吕翰近滑,刘步蟾近粗,林泰曾近柔,蒋超英较为纯粹,而年过轻,伯潜(陈宝琛)称严宗光(严复)者,器识闳通,天资高朗,合肥已往闽调之来津矣。”三月十九日,又说到严复“不能即到”。(以上见《涧于日记》第一四册庚辰上,页一七及一九。)

② 见《清史稿·列传》卷二〇〇,“沈葆楨传”。

③ 见《清史稿·选举志二》,页二。

之所，无一不备。另有观星台一座，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”^①。这是李鸿章培养自己派系海军亲信和骨干的地方。可是创办之始，招生很感困难，开学后一年多，学额仍未能满，于是李鸿章就加强物质的引诱：凡录取入学的，原规定月给“贍银”一两者，仿照福州船政学堂例，改为月给四两，“俾一经入选，八口有资，庶寒酸之家，咸知感奋”^②，规模才渐渐扩充起来。

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位是总教习(教务长)，但事实上，他却担负了总办(校长)的责任。总办一般由候补道等级的官僚充任，而严复当时的资格仅是武职的都司，所以总办名义上是吴仲翔，而不是他。^③

这时严复才二十八岁。过了九年，三十七岁时，他连捐带保，搞到一个“选用知府”的官衔，才升任为会办(副校长)；第二年，升任总办。再过两年，又从选用知府升到选用道员。^④这样，他就以一个四品官衔的水师学堂总办，与京津一带的官僚相周旋了。

但严复对于这个职位，并不感到满意。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这些洋务事业可以救中国，可以使中国复兴，海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严复对于当日海军腐败的情形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中法战争中海战的失败，更可以证明这点。当时他同英帝国主义分子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谈话，就对海军深致不满。^⑤严复当时一心希望中国独立富强。他看到中国当日的所谓洋务，只是充满了官场的腐朽习气，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

①② 张焘《津门杂记》中卷，光绪十年刊本，页一九——二〇。

③④ 见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。

⑤ 见池仲祐《海军大事记》严复所作“弁言”。

来，却日益强盛，因而常常痛心地对众宣扬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再过三十年，中国的领土将被吞灭殆尽，那时候中国就要象老牛一样，让外国侵略者牵着鼻子走了！这种激烈的爱国言论，使李鸿章很不高兴。李鸿章因此对他更加疏远起来，他也就对李鸿章越加不满。^①在他家藏信札里，有这么几句话：

“自来津以后，诸事虽无不佳，亦无甚好处，公事仍是有人掣肘，不得自在施行。至于上司，当今做官，须得内有门马，外有交游，又须钱钞应酬，广通声气，兄（严复）则三者无一焉，何怪仕宦之不达乎？置之不足道也。”^②

由此可见他对李鸿章及当日官场的不满情绪。可是这种不满情绪，当时不能推着严复往前更进一步。他的堂弟观澜告诉他，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，总是要走动走动的，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，又是直属上司。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，果然，李鸿章就升他做水师学堂的总办了。

“用吾弟之言，多见此老，果然即有好处，大奇大奇！”^③可是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仅此为止，李鸿章对于严复的“提拔”，也到此为止。“文忠（李鸿章）大治海军，以君（严复）总办学堂，不预机要，奉职而已。”^④

于是，严复就企图另谋发展。他曾与王绶云（慈劭）投资创办河南修武县的煤矿，资本万数千，严复约占其半。^⑤但这种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，并不能帮助他的政治活动。他也曾

①④ 见陈宝琛《严君墓志铭》。

② 严群家藏书札，“与堂弟观澜书”。又林耀华《严复社会思想》，载燕京大学《社会学界》第七卷云：“李鸿章初甚器重先生，尝示意其执贽称弟子，而先生勿属也。”附此供参考。

③⑤ 严群家藏书札。

听说张之洞对他“颇有知己之言”，就想舍北就南，“冀或乘时建树”^①，可是这事并没有成功。我们还可以料想到，就是成功了，张之洞与李鸿章还不是一样的洋务派人物！严复与他同样是不能相容的。

在中法战争后、甲午战争前的十年，严复另谋发展的各种办法中，最主要的就是想离开海军界，而由科举出身。严复自信学问的根底并不坏，加上自己的努力，或者不难在科场上打通一条道路，由举人、进士、翰林而至公卿，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；至少，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，因为他曾深感“当年误习旁行书，举世相视如髦蛮（蛮夷）”的痛苦。因此，他就捐了一个监生，参加举人的考试。可是这一条路也始终不能打通，1885年（光绪十一年）他三十三岁时，曾到福建参加乡试一次，三十六岁时与三十七岁时，曾两次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，四十一岁时，又到福建参加乡试一次，结果都没有录取。^②

1894年（光绪三十年），甲午战争发生，这年严复四十二岁。甲午战争的失败，使中国的形势更加危急，也教严复从科场的梦想中惊醒过来。他感到不能再走这条迂缓的路了，而是应该与爱国志士一道，通过文字言论，大声疾呼，从事维新运动！

① 见严群家藏书札。我们知道，直到甲午战争期间，严复对张之洞还抱有幻想，希望陈宝琛将他介绍给张之洞，但未成事实。参见本书页三〇注②。

② 见严璩《侯官严先生年谱》，及《病壘堂诗集》卷上，页一“送陈彤鹵归闽”。